中華郵局特准掛號認為新聞紙類

金鋼鑽

農髯題

社址上海南市王家碼頭二二五號

第四十五號

（定報價格）每三日出一張，增刊無定。中國境內全年二元，半年一元一角，每月二角，日本同。此外各國各埠加倍，均作大洋計算，報資先惠，郵費在內。郵票加[illegible]

（廣告刊例）「頭等」封面分格，計三英寸寬二英寸高為一格，每期每格洋二元。「中縫」分三段，每段洋七元二角。「二等」[illegible]分格每期每格照頭等價減半。

今日一張售洋二分

雙十商標

上海模範工廠露佈

質料堅固 式樣時新
經久耐用 人人歡迎
定價低廉 批發克己

總發行所上海南京路望平街口

國貨牙刷

內務部化驗 農商部註冊

袁製痛瘋骨痛露 大洋六角
專治風濕痛瘋、骨節痠痛、一切筋骨疼痛等病、

袁製解毒止痛露 大洋七角
此露清涼解毒、專治花柳一切疑難毒症、屢試如神、

近多假冒 務要認明 金雞商標

上海英租界西新橋北首
濟華堂藥房發行
各埠均有寄售函購號到即寄

實驗保腎固精丸

從生理學上面說明人身的唯一補劑，經醫院化驗官廳備案[illegible]

價目 [illegible]
經售社 [illegible]
本埠經售處 [illegible]

藥房 西新橋街濟華堂 新增南洋巴達維亞經理處振林公司 法大馬路老仁濟藥房 四馬路太和藥房 [illegible]水安公司 四馬路五洲藥房 四馬路中西大藥房

全國各埠藥房均有

愛華製藥

上海四馬路
國華書局
小說新報
第八年第六期
出版了

國產
天廚味精

「味精」在化學上原名哥爾登酸鈉（即鮮之元素）依著名化學師吳蘊初氏苦心研究，乃得其製法，純從麥類提取菁華，質既素淨，味極鮮美，為調味所必需，裝潢美麗，可作饋贈禮品，攜帶輕便，旅行者尤屬相宜，發行以來，頗受社會歡迎，推為國貨之明星，本埠各大南貨店相食物店均有經售，取值甚廉，愛國諸君盍購試嘗

上海天廚味精廠啓

大每只洋五分 中每只洋四分 小每只洋二分五

收回空瓶

製造廠盧家灣新橋浜南首

總發行所英界福建路四五二號張崇新醬園內

上海游民工廠基金還本債券

第壹獎五萬元

初五開彩

購請從速

家庭小幻術

小說家嚴芙孫素擅幻術，茲以經驗所得，著成是編，內容計載小幻術、催眠術共計數十套，在家庭中式最為合宜，各套關鍵完全不借重幻術器具，即一帕一紙都能實地試驗，法術簡易，只須一覽是編，即婦孺亦能施之，非如坊間出版之幻術書籍能說不能做者可比，排式書樣精美無倫，中又請名畫家胡亞光先生插圖，文并對照，更能一目瞭然，篇末附載催眠術一篇，誠絕妙之消遣品也，封面亦請亞光先生畫彩色精印，非常奪目，作幻術書讀，更可作為酒後茶餘之消遣，每冊實售大洋一角，外埠每冊加寄費二分

全國小說名家專集

本集嚴芙孫著，內容專載名小說家三十餘人生平之親筆手跡，用銅版精製，與原跡無異，外間從未見過，附載小說名家小史趣聞軼事佳話記載翔實，極有價值，凡崇拜小說家者及愛讀諸名家小說者，不可不人手一編也，精裝一冊實價大洋六角，外埠加寄費五分，上海北站升順里雲軒出版部啓

徐卓呆著
滑稽詩歌
不知所云集
定價實洋兩角
四馬路大東書局

滑稽滑稽，談何容易，
人家不笑，阿要嘸趣，
惟此妙書，稿有道理，
開卷一讀，哈哈嘻嘻，
讀到完結，笑痛肚皮，
越想越笑，實在希奇。

繪圖自由花範

李涵秋先生新近絕筆之傑作

不可不看

[illegible]○天然良緣○[illegible]折○引人入深○喜笑怒罵○[illegible]是社會小說之[illegible]之妙品○[illegible]厚冊○洋裝○分訂四○附送書箋一只

每部實價大洋一元五角 實售一元二角五分 外埠加寄費一角

上海四馬路紅屋世界書局發行
各省分局及全國各大書局均有發售

朱丙一甲子年重訂書畫例

●篆字
楹聯 四尺四元 五尺五元 六尺六元 八尺八元 一丈十六元 丈二尺二十元
中堂 同楹聯例
屏條 減半
橫幅 整幅同中堂例半幅同屏條
紈摺扇 二元
冊頁 每方尺二元
書眉 二元
凡書黃紙者以尺寸計每字五寸半元
●行書 照篆字例減半
●山水 照篆字加倍 青綠加半 點品面議
●墨梅 照篆字例八折 點品雙鈎設色均加半
●花卉 照山水例減半 點品工筆均照山水例 潤資先惠 約五日書十日刻七日取件
●刻例
金章每字二元 牙章每字八角
銀章每字二元 石章每字五角
過小字不刻 字逾半寸者加倍 逾一寸者再倍 碑銘等件另議

收件處 上海西新橋大世界報社 [illegible]三馬路文焕圖書印刷所 [illegible]

梨花雜誌徵文 創辦人鄒[illegible]

梨花雜誌一種以研究劇學為宗旨，刻正在進行籌備中，海內評劇巨子務望惠賜佳作，為本雜誌光，不勝欣幸之至，如經取錄，當備薄酬，聊答雅意，另附門類如下

（一）照片 （甲）特別 （乙）普通
（二）臉譜 （一）劇談 （甲）舊 （乙）新劇 京崐漢徽及雜曲附
（一）名伶小史
（丙）影戲 （甲）傳 （乙）軼事 （丙）趣聞
（一）劇本 （甲）舊戲秘本 （乙）新編歌劇 （丙）時事劇本 （丁）短幕新劇本（注重創作或名人短篇譯本亦可）
（一）票房紀錄 （甲）小傳 （乙）軼事 （二）雜俎
（甲）三十年伶界變遷史 （乙）伶界大事紀 （丙）內行術語 （丁）行頭名稱 （戊）短篇 （己）筆記（以上二則亦必關於伶人之作）

稿件寄垃圾橋北首白克脫路和里遠東書局譯備處

主編者鄭醒民啟

三元牌白蘭地酒

三元牌白蘭地酒為法國都南名廠製釀，久已盛行歐洲，現時裝瓶者均是十餘年之陳酒，味和氣香，與衆不同，誠為最上品之佳釀也

上海愛多亞路四十五號法商吉利洋行

帆船商標 立退腳腫丸 子褱題

治腳腫最有經驗，已治愈者不下數萬餘人，此症初起腳腫痛苦、發軟、步履艱難，晨起稍安、至晚漸劇，日久不治，乃上及胸腹、神志昏糊、喘悶、腹脹，甚者即起厥逆，此乃邪竄心包、勢極危險，故患者必須及早醫治，惟市中所售各藥，奏效甚微，本人有鑒於此，發明帆船商標立退腳腫丸一種，患者如法吞服，三日後立見奇效，一切詳載仿單，每盒售大洋六角，外埠加寄費五分、

總發行所上海南市王家碼頭泰陽里東首濟[illegible]製藥社

分售處 四馬路世界書局 法租界大世界 英界四馬路 法界華首濟華堂大藥房 城內城隍廟對門寶豐烟紙號

梅蘭芳戲照 廉價出售

諸君：
中國伶界中為寰球人歡迎最力者是誰？
中國照相界中為全國人贊美最力者是誰？
梅蘭芳！
心心照相館！

寰球歡迎之梅蘭芳復經全國贊美之心心照相館攝影，則其相片價值之高已可不言而喻，若嫦娥、西施、天河配、洛神諸劇，梅伶在京時從未映攝，直至此次來滬始由彼延本館為之攝影，此種古裝相片實不易覯，本館不敢自私，爰將各照彙訂成帙，以便光顧諸君擇尤購取，是以中西士女踴躍問津，幢幢往來，戶限為穿，然抱向隅之憾者尚不乏人，茲本普遍起見，特於新正月內照原價七折計值，俾酷愛梅伶倩影者咸得如願以償，而本館之優待本旨亦在諸君洞鑒中矣

●心聲雜誌二十三期要目

封面 天虛我生先生題 張光宇先生畫

甲子雜言（林屋） 哀梨室戲談（劉豁公） 花柳病之識別（余雲岫） 兩軒廬齋雜味（廉南湖） 滬儒[illegible]
菊部拾遺志（海上漱石生） 常惺惺齋日錄（孫癯蝯） 哀梨室隨筆（劉豁公） 好一個時髦先生（陶報癖）
火車中之一瞥（劉哀時） 自由戀愛的下場（桂夢蝶女士） 十三年元旦游仙歌（謝介子） 元旦的情書（張舍我）
局騙記（李聲弈） 滑稽盜（何樸齋） 文妖[illegible]（[illegible]）
此外尚有小說雜文二十餘篇以限於篇幅不及備載

每冊售洋三角

總發行所 心心照相館 上海南京路望平街口

代售處 各書局及各報販

匪與少爺
（濟西）

張福來的兒子、忽然被綁在匪莊的當兒、給綁票了、這倒是一樁很奇兀的事情、綁票的原因、據說是因爲要認爲匪徒的緣故、這話是否可靠、現在還不能斷定、但是堂堂河南督軍的少爺、何以會被人誤認作匪徒呢、這不是很奇怪的嗎、

仔細想來、倒也不足爲奇、現在的軍閥、本來和匪徒也差不多、那末軍閥的兒子、當然就是小匪徒了、我想這位河南督軍的少爺、也許在周莊發現了些小匪徒的行徑出來、所以人家便把他當作匪徒給綁票了、現在的軍閥、因爲個人爭權奪利、不恤殘民以逞、殺人之子多矣、人亦殺其子、這也算得天理照彰、報應不爽、我不知從今以後、張福來等這一班黷武的軍閥、可能覺悟一點嗎、

馬腳露出來了
（阿紅）

身的[illegible]、多是用着[illegible]的東西、然而近來他的馬腳、漸漸地露出來了、諸君不信、請看三月二日的新聞報上、北京專電欄裏、不是登着一條「李榮殿赴滄州檢閱勞軍、曹氏發布疋分送各軍」的電報[illegible]要用布匹、這不是他的馬腳、已經露出來了嗎、也可知道、他和大布、是狠有關係的了、我料再過幾時他就要到上海來、替我們推小車呢、諸君你們睜着眼睛看吧、

公賣大土皮
（隴西一鶴）

各報的本埠新聞欄內、常常登着某處破獲販土機關的新聞、但是我走到街上去、又常常看見烟紙店門前、掛着一塊『大土皮每包卅文』的牌子、我心中覺得很奇怪、販大土要犯罪的、難道賣大土皮倒沒有罪的嗎、有人說道、大土是可以煮成鴉片烟的、所以不准發賣、大土皮是不能煮鴉片烟的、所以可以公賣了、我說、哦、原來如此、但是我還有一點不明白、他們烟紙店裏出售的大土皮、究竟打從那裏來的呢、難道現在種烟的地方、大土沒有出產、光是出產許多大土皮嗎、

答或問
（次公）

有甲乙[illegible]者、甲詈乙曰鹹肉莊主人、乙詈甲曰跟包、或問余曰、鹹肉莊主人與跟包孰愈、余應之曰、以地位論、伶人低矣、爲伶人之跟包、低之又低、鹹肉亦低矣、爲鹹肉莊之主人、低中猶高、似鹹肉莊主人優於跟包也、然以人格論、跟包猶能自食其力、若鹹肉莊主人、自己賺錢不足揮霍、乃使其妻若妾、與人宣淫、以細君賣笑之資、供丈夫追歡之用、其道德名譽、掃地盡矣、則又似跟包愈於鹹肉莊主人也、

或人又曰、鹹肉莊主人與跟包、皆極低矣、必不得已、於斯二者、果何所取、余曰寧取夫跟包也、蓋跟包者、不過生性愚蠢、能力薄弱、不得已而執役於伶人、決非無恥之鹹肉莊主人可比、況跟包者、平日如能省吃儉用、積得大拉斯五枚之多、亦可堂而皇之、上鹹肉莊、而大啖其鹹肉也、此時爲鹹肉莊主人者、亦惟有伏大拉斯而上、容其升堂入室、如願以償、決不能以其曾爲伶人跟包、而嚴詞拒絕之也、是則跟包之地位雖低、有時能出鹹肉莊主人之上、鹹肉莊主人之地位雖高、終無如彼跟包何也、或人笑而去、余遂書之以貽綠芳紅燕樓主、

與淞鷹論罵
（我亦劉四）

有署名淞鷹者、在某小報大談『罵人』、昔盜跖論盜、謂盜亦有道、今淞鷹論罵、亦謂某小報罵人曰[illegible]、庶幾近於道、可謂後先輝映者矣、然余讀其『罵人之小供獻』竊有所疑、不能不與淞鷹一商榷之、淞鷹希望某小報『擇可不挨罵之人而罵之、不必對於罵坯、一罵再罵』、淞鷹之言、[illegible]妙絕矣、然所謂罵坯者、又何所指、我聞近有某律師某記者某小說家、皆以家庭醜[illegible]之事、爲人揭發、至再至三、社會譁然、不齒其人、殆即淞鷹所謂罵坯者耶、然此種人雖經某君[illegible]力指斥、而頑鈍如故、無恥如故、殆又淞鷹所謂『一向挨罵之人、老臉面皮、不可再罵』、罵亦充耳不聞者歟、某君之筆鋒雖利、其又如此『老面皮』之『罵坯』何、誠不如其休也、

何處春深好
（柏來稿）

何處春深好。春深主筆家。逢迎到包老。崇拜有關爺。建老[illegible]絕。清波喜色加。什麼多姊妹。好好[illegible]。

劉喜奎盡節
（肖倫）

肖倫於去年南下度歲、閱本報知有人以崔承熾名義、對喜奎殉節一說、加以更正、肖倫見之、深爲欣幸、昨抵津埠、又爲此事加以調查、據友人楊君言、京中已見崔承熾之訃聞、是崔日已死、何何來崔之更正、肖倫與崔劉初無芥蒂、不敢以咒詛爲游戲、近今求一確鑿新聞、且不可得、益以見人心之好淆惑聽聞、以愚閱者是可慨也、

技術瑣聞
（仙樂耳聞）（戍菌）

明代秦城富家某甲、積貲百萬、遭母喪、覓葬地、耳江西某堪輿名、遣僕齎千金往聘、旣來、款待殷勤、某堪輿家曰、吉壤非倉卒可得、不可定期、容某綏圖之、主人允諾、某堪輿家雞鳴而起、早餐後、即登城遙矚、黎明啓城、即步行至鄉間、如是三閱月、每出北門、過某村口、村有豆腐店、必就而飲豆漿焉、店中僅夫婦兩人、工作甚勤、而貧窶特甚、然見貧逾於已者、不惜分已之衣食與之、村人交稱其賢、堪輿家就其家飲豆漿久、漸相稔、一日、謂豆腐店男主人曰、君家雙棺在堂、室狹而虞風火、盍卜葬乎、男主人曰、余家世貧寠、舍居室外無立錐地、兩遭父母喪、長物變賣已盡、倏蓄得葬地錢、方能計及此也、堪輿家曰、近君家某處有吉穴、卽葬之、子孫必有名世者、男主人曰、此某富家之地也、雖倍其貲亦不可得、況我無購地錢乎、堪輿家曰、吾可索此地以贈君、葬費吾可相助、我觀此地、葬之者他日必大貴、某家雖富、刻薄寡恩、德不足以葬此地、吾已爲之另擇平安無疵之地以報之、君家雖貧、力行爲善、彼贈吾金、吾爲君家索一畝地、必不我卻也、乃爲之擇葬日、曰擴坑後、爾臥其中、耳貼土上、待聞有仙樂飄蕩、卽爲安葬之吉時、不必預定時間也、惟秘勿示人、苟漏消息、則葬地不可得矣、主人拜謝、堪輿家歸報某甲、已相得某地、葬期促、事畢、辭歸、某甲設酒餞別、更贈千金、酒酣、向某甲言曰、君家某處田、乞在某處劃畝許、余諾、辭金、堪輿家固與之、曰、十金雖微、某旣贈人作葬地、不可乞諾他人而與也、遂取券簿廢肆、指其穴示之、即與而葬、果如堪輿家言、厥後子孫昌盛、卽秦州陳氏之始祖也、

空城計之撫琴
（曼翁）

伶人唱空城計、在城樓撫琴時、僞傚其身、雙手隨意亂抓、形態之不雅觀、固矣、即撫琴、亦未有如是動作者、此由於伶人知識淺陋、無可深責、獨怪當世之所謂名伶者、日與士大夫相晉接、當不乏傾學雅士、於此普通習見之劇、撫琴之乖謬、何獨不加以更正邪、琴之爲物、有異他種樂器、非能隨意發聲者、必也、右手指撚撥琴端之絃、而左手在琴上按捺之、按捺之間、亦有一定尺寸、否則音不成聲也、鼓之者、亦須正襟危坐、穆然務靜游之思、豈皺首搖肱、荒傖如伶人所爲哉、

翁非善鼓琴者、昔曩年好聽友生奏此、宋生者、僞傚少年、事此久矣、每值湘簾初捲、梅逕暗香、靜對小閑、有超然出塵之想、則臨風數撥、翁能辨奏其妙也、然而日月邁矣、生亦以狂中酒猝逝、蒿葦且宿、翁濡筆記此、殊不勝山陽鄰笛之感、嗟夫、冷絃善也、思之邈然、重過黃壚、但覺腹痛已、

■介紹　嚴芙孫先生素富藏術經驗、現將小套幻術之合于家庭試驗者、編成一小冊、名曰『家庭小幻術』、並由胡寄光先生精繪插圖、益饒興趣、價亦極廉、特爲介紹、

吠聲之犬
（逐狗客）

昔人有兩句話道、『一犬吠影、衆犬吠聲』、那吠影的狗、倒也不必怪他、最可惡的、就是那吠聲的狗、他狗眼裏並沒有瞧見什麼、人家也並沒有踏痛他的尾巴、他爲什麼要無端的隨聲附和、他看着別的狗狂吠起來呢、吠得人家發起火來、當頭一棒、打得他猖猖的亂叫、這不是他在那裏自討苦吃嗎、現在上海的報界裏、也出了一條吠聲的狗、這吠聲的狗是誰呢、原來就是那新牌某報的附張小某報的主筆□某、那□某本來是一個不見經傳的無名小卒、今年接了紫陽先生的後任以來、無聲無臭、一向誰也不去會理他、誰知他倒不肯安分守己、偏要想出起風頭來了、本報與某律師開筆戰、與他什麼相干、他却無端的硬要插身其間、跟着某律師狂吠起來、難道這一只吠聲的狗、就是某律師家中豢養的嗎、有人說道、某律師最喜歡上鹹肉莊、他每晚化的五塊錢、大概都化在這位姓□的府上、姓□的知恩報德、當然要挺身而出、加入戰團、替某律師出些死力了、我說、哦、原來如此、他看在每晚五塊錢的分上、不得不做一只吠聲的狗、眞是可憐得很、我倒未免錯怪他了、

稗官譚屑
（謙陀）

近日小說家、於舊小說、各有所嗜、以余所知、天虛我生嗜紅樓夢、小鳳嗜水滸、鵷雛嗜儒林外史、故其所作、亦有似處、蓋童而習之、壯而爲之、詩文皆然、不獨小說也、余十二齡、從塾師讀、每苦文義不甚充暢、有徐君者、塾師之友、寄居塾中、頗與余善、徐嗜小說、盈篋滿簏、皆三國水滸蕩寇岳傳彭公施公今古奇觀等書、余偶假其三國讀之、自覺文思汩汩、迥異從前、塾師視余所作、詢得其故、遂恣余所爲、不復禁阻、余乃盡取徐君篋中之書讀之、竊嘗時之所好者、尤在戰爭武俠一派、有某君者、語余紅樓夢之妙、余翻閱之、至林黛玉進寧國府見賈寶玉一段、刻意敘述兩人衣飾、絮絮不已、不解擲書而起、不欲復觀、蓋童子時代、腦府純潔、好觀慷慨激昂之事、而不耐閱纏綿宛轉之語也、比十六七、再取讀之、則又大爲嘆賞、不忍釋卷、由是而品花寶鑑、花月痕、幾非言情之作不讀、向之所欣、若土苴矣、噫、此余之進步耶、墮抑落耶、世有明哲、當能辨之、

遊戲場中所聞
（五柳後生）

男　平一回講講罷！

女　你先生尊姓？貴業是？……

男　敝姓□，我是小說家。

女　什麼小說家大說家，我不懂！

男　小說家就是會做小說。

女　會做什麼小說？

男　一更一點月正清，說新聞來話新聞，……沒有一樁不會做。

女　瞎！倒看你不出，你連五更調小熱昏都會做，做在什麼書上呢？

男　無論雜誌報章，都有我的大名。

女　你的大名叫做什麼？

男　叫做前人。

女　什麼不叫後人，卻要叫前人？

男　就是白相人所說的前人班子，我的作品很多，在小說家中，也算得前人班子，所以我的名就題前人兩字了。

女　原來你是前人班子！

男　是啊！現在許多時髦小說家，都是我提拔出來的；你如果要學小說，我也可以敎你，提拔你。

女　你會做小熱昏，眞正熱昏了！女流之輩，連一劃一豎都不認得，還講得到做小說麼？

男　做小說不是難事，只要略識幾個字，就可學習了；我提拔出來的小說家，以前還不是同你一樣。

女　那麼，請你提拔提拔！這碗飯我不願意再喫，也要來做小說家了。

男　這樣很好！我先來教你做小說。

女　你家在那裏？

男　這裏那裏好敎，請你到我家裏去，好得時候十二點鐘了，我們正好去做小說。

女　在泥城橋鴻興坊。

具廣長舌　成不壞身　拜花

有鬍子的就是爺
（綠芳紅燕樓主）

前天有人拿張小中報來給我看、那報上的插畫、畫着一個八字鬍鬚的老者、手中擎着一枝大筆、嘴裏說道、『誰敢與老夫一決雌雄』、那朋友對我笑道、這張插畫、不是在那裏譏笑你嗎、我說、不差、但是我雖然自稱老夫、其實却還是一個二三十歲的少年、嘴上並沒有留鬍子呀、他爲什麼替我畫上兩撇八字鬚呢、那朋友笑道、大約這個畫插畫的人、畫不出你的面孔、一時沒法、就把他老子的尊容給畫上去了、我聽了拍着手笑道、不差不差、你這樣一說、我也明白了、俗話說得好、『有鬍子的就是爺』、他以爲老子的尊容、一定是有鬍子的、所以替我加上兩撇八字鬚了、但是我倒很不願意有這們一個畫蹩腳插畫的兒子呢、他未免有些一相情願了、哈哈、

斷頭刖足
（觀旁）

某報記者做小評、底下署着一個『爻』字、我看了很覺得奇怪、有人對我說道、這位記者的大號上面有一個乂、乂下面又有一個乂、他把上面的乂和底下的乂合起來、所以就成了這個『爻』字了、我說、可憐某記者的大號呀、他爲什麼要受那斷頭刖足的刑罰呢、

如是我聞

綠牡丹在京、唱至陰歷正月底爲止、新明園主蒲伯英、再三挽留、綠因第一舞臺已登出廣告、堅執不允、蒲乃[illegible]向綠[illegible]鴻卿商借一月、[illegible]、鴻卿毅然拒絕、某[illegible]都中[illegible]矣、（芋）

春華有激與友徐化成之說、近擬以鏡化儂高一楠沈長庚等、組織一影片公司、定名[illegible]、現正在積極進行中、（發）

國華書局小說新報社、今年聘請徐哲身君襄助編輯、徐君曩在上海小說界頗負聲譽、去年赴晉、經營煤礦、因地方不靖、起居不適、故而返申、仍從事於著述云、（華）

鄭醒民君創刊梨花雜誌、刻已付印、有小隱劉鵑[illegible]少卿民良等之劇稿、並蒙因潘喬長篇章回小說、內容豐富、精緻異常、出版之期約在月半以後、（序）

睡了不睡？
（發祥）

二月廿八號的新聞報上、登着百齡機的廣告、據說服了百齡機、旅次可以不打磕睡、但是廿九號的廣告上、又說服百齡機可以熟睡、哈哈、究竟一個人服了百齡機可以熟睡呢、還是可以不打磕睡、這倒要問問那位做廣告的先生了、

社會小說　奈何天
（四十五）（吳門程瞻廬）

第五回　怪怪奇奇聽虔婆囈舌　喃喃吶吶向菩薩措詞

三嬸嬸叫說、去年我一個人來、省吃省用、自然在菩薩分上、不妨多化幾個錢、今年帶了小毛頭來、又要買麥貨、又要買東西吃、不免花費了許多錢、沒奈何、只得在香燭上節省下來、橫豎菩薩器量大、只要燒香的存心至誠、不在香燭多少上計算、我便減少了一半、菩薩也不會生氣、那燒香淘伴、個個亂搖着頭、說你在衆人身上、儘可刻削、在菩薩身上、如何可以刻削得、香燭錢能省幾文、得罪了菩薩、却不是耍、三嬸嬸打定了主見、只是不信、誰料回到船裏、小毛頭忽然口吐白沫、一交跌倒、不省人事、慌得三嬸嬸趕緊延醫、早已不及、只隔得半點鐘、那個鮮跳的孩子、竟向黃泉路上去了、三嬸嬸啼啼哭哭、好不悲傷、憑他一錢如命、到了這時、也只得化了幾十塊錢、辦着衣衾棺木、把孩子盛殮了、悽悽慘慘帶着棺材、回到蘇州、兩個人出門、一個人回家、望見了自己門首、禁不住眼淚索落落滾下、只怕見了丈夫、還有一場吵鬧、誰料約莫走近家門、鄰居人家的老太見了、迎上來問道、三嬸嬸、你好詫異、出門時和小毛頭去、回家時不和小毛頭同歸、放着他……話沒有說完、三嬸嬸哭着答道、老太、這是我命苦、好好的孩子、在杭州暴病身亡、這回只伴着他的棺材、回鄉來安葬、

贈送鑽戒

意國新到西[illegible]鑽石、美[illegible]大[illegible]打樣精製、鑲成各種西文戒指、可照尊客姓名鑲嵌、光炫奪目式樣新奇、中國從來未曾有過、[illegible]無從購買、[illegible]以作贈品、各種眼鏡對折八扣、購滿三元贈送一只、並贈日曆再贈常識

遠東眼鏡公司　上海大新街三馬路南首

義務郵筒

■鄙人現缺本報第十一、十二、兩張、如有割愛者、當以值洋兩角之書籍奉酬、件寄本埠虹口密勒路八〇九號周健俠收

■僕現缺快活雜誌第三十一、二、三、四、五號共五張、願割愛者、當以相當書籍爲酬、惟後至者璧、件寄本埠北海路五十七號吳自強收

■巽觀先生鑒久未把晤念甚現停雲何處尙祈示我是荷通信處小東門內馬園街八號松聲

■徐懺厂君鑒請將報費寄下當將各報補奉以後空函恕不奉復　發行部啓

■沈如殺兒鑒久未把晤未知閣下仍在中南否乞惠音爲盼　怡庭

■鄙人現缺金鋼鑽報第十六、三八、號三張如肯割讓當以佳好小說爲酬後至璧件寄東新橋餘順里十號楊玉富轉交

■中華小說界第二年至停刊各期如蒙割愛乞來函商定價目件寄浙省紹縣東浦陳德峻收

■僕現缺少金鋼鑽報第一二三期並第十六期共四紙如有割愛者願以紅雜誌一册爲酬件寄江西路二百二十六號馮樑卿收

■現缺本報十二號一張如有願割愛者請寄至大通太平縣清白堂陳愛倫女士收當有價値五倍之小說奉酬　本報[illegible]

■陳德峻君鑒足下被某書局騙去大洋十四元如証據確實儘可在敝報揭佈以免他人再受其愚　編輯部啓